

## 第五章

### 夢遊者

秋風吹過水源地，捲起乾沙。

一粟粟細塵都在拍動的羽翼間徜徉，在遷徙者的步伐間翻滾，從一座山頭抵達另一座山頭。

風終於吹進樹林的時候，劉安祺不覺蕭瑟，但她知道，自己暫時不會吹哨了。

好幾個夏夜裡，她安安靜靜一個人，害怕語言相通的野獸，會因為相近的氣息而見獵心喜，追尋自己蹤跡。她看著斷趾的小熊一拐一拐地回到樹林裡，蜷縮在幾公尺外，沉默地瞅著她。大白天裡，牠總是被劉安祺努力求生而吹響的低音哨嚇跑，忍著耳痛逃離；直到夜晚，又怯生生地回到她身旁。

那陣子的天空總在哭泣，雨後從樹縫間看見的星空，像是即將塌陷一般。她常常躺在葉堆裡等待流星經過，一個夜晚能夠數見數十顆。然而，當曳著長長尾巴的火流星終於出現、緩慢劃過天際時，她又總是忘了許願。

她感覺能夠聽見火球的爆炸，開始以耳朵作畫。在悠長的等待裡，除了閃亮又密麻得令她發暈的星空，所有聲波似乎都以一種即興的節奏運行著，倘若能夠悟出其間的規律，作畫的渴望就重新燃起，得以將心碎難耐的漫長、期盼、懊悔，都暈染在任何已感如膠似漆的角落。她握著沒有顏色的筆，在紙上、潮濕的葉片、樹幹上、泥地裡……，在心中塗上色彩。

她時常六神無主地望著摔壞的指北針，聽小熊邊嗅著邊吃完男孩的身體。

偶爾她會將雙手圈成一個壓扁的碗狀，回憶林若涵教她吹口哨的方式。大部分的嘗試裡，她仍舊挫敗地吹出風聲，反覆調整虎口與手指的曲度。難得吹出圓潤的哨音時，她便一來一往，和樹林外不知名的鳥鳴鬧著玩。

她在某個小熊離去的早晨，拖著左腿覓水，經過男孩死亡的方向。看見地面幾塊碎布，她的心揪了一下，準備目睹前方極度可怖的煉獄景象，不過，只發現三棵佈滿爪痕的樹幹、一塊生鏽的碎刀片，還有把土製獵槍。尋找水源全程，她豎起耳朵，深怕一個身影橫向竄出。

回程時，她想了很久，蹲在獵槍旁，抹去刀片上的黑色血跡，用樹葉包裹刀片，撿起獵槍背回營地。

小熊吃完男孩後，她把獵槍抱得更緊，但不打算使用。她忖思，背包裡還剩一些緊急備糧，只要井水不犯河水，應該能夠撐到救援抵達。

一個晚風沁涼的夜裡，她夢見林若涵飛來英國，找她散步。散步成為旅行，她們從法國玩到瑞士，從德國玩到捷克，沿著布拉格的伏爾他瓦河邊走邊說笑，經過橋墩，突然看見地上坐著一名面容熟悉的流浪漢，長相神似林啟文，讓她既想靠近，卻又不知為何，因害怕而作罷。

最後，是林若涵和她討來半截長棍義大利肉丸麵包，靠在流浪漢五公尺外的欄杆，轉身和她聊天。離去之前，林若涵隨手將食物放在角落，加上自己沒咬半口的甜甜圈，假裝忘記了，親密地牽著劉安祺，頭也不回地走向圖書館的方向。

劉安祺問，為何不好好把食物送給對方。林若涵說：「留給人家一點尊嚴嘛！」

隔天早晨，她聽見直升機的螺旋槳聲，興奮地立刻生火，燃放狼煙。等待直升機降落的過程裡，她望向小熊的眼神溫柔了許多。她考慮將剩下所有能夠食用的物資，都留下來給牠。

過去幾天，她難熬地保護自己的背包，小熊則似乎不怎麼在意自己的食物，常在聽見哨聲後，拋下男孩軀體離去；有時候，她甚至懷疑小熊示意和她分享一塊男孩的肚肉。如果這是絕對的交易，她有絕對的理由拒絕，阻止自己因為心軟而愚蠢地和天敵分享最後的糧食。

直升機的引擎聲在空中盤旋片刻，逐漸遠去。劉安祺確認耳裡一片寧靜，所有的喜悅在一瞬間消失得無影無蹤。

小熊似乎感覺到她的情緒。不曉得為何，劉安祺如此直覺。

晚風沁涼，她躺在一棵大樹旁，心裡哼著阿嬤教她的歌曲，抵禦身體的痛楚。她的月事來臨，但已經沒有足夠的吸水棉可用；她摺疊頭巾，墊在下體與內褲之間，但鮮血還是逐漸從雙腿之間滲了出來。

她擔憂，假如救援再不抵達，她必須嘗試在白天獵捕幾隻動物，補充營養。她的骨傷應該已日漸痊癒，但仍然需要肌肉配合，適應原有的活動習慣。

她在心裡做了一些最壞的打算。她思考，就算自己勢必從這世上消失，如何紀錄一切，留給仍不願離去的人。如果秋天來了，救援還沒來，她構思，如何讓所有愛她的人知道，這幾週她過得很勇敢。她想讓他們知曉：她鍾愛山林的一切，她沒有後悔，請千萬不要為她難過。

在昏暗的視線裡，她看見小熊朝著她的方向緩緩爬來。她心跳加速，意會到身體裡有血的味道，而牠已經好久沒有看見小熊進食。

抵抗已經太遲了。失魂落魄的她，今日忘了將武器隨身擺放。

她在心裡回憶一遍人生中所有美好的經驗，希望這些甜美的回憶能夠帶她撐過苦痛，快速地航向遠方。

她閉上眼睛，聽見星塵的爆炸，感覺到天空的摩擦。她聽見一種歌聲，溫潤而渾厚，那歌聲縈繞在星辰的低語間，輕輕撫慰著她的傷口。她感覺到風是溫暖的，鼻腔裡的空氣是濕潤的，眼眶因為多日過度緊繃而生的疲倦，也在歌聲裡獲得釋放。

她所害怕過的殺戮，似乎均再也不能使她心煩。

她與萬物合而為一，她將生命交付給比生命更偉大的事物，予其摧毀。即使如此，就連那樣的摧毀也是自然的，直接的，美麗的。她迷戀大自然的坦率，因而自始至終，她總渴望被那樣的原始所征服。為了那樣的迷戀，如同對恐龍等已滅亡事物的熱愛，她一次又一次地走向山林。

她記得林若涵說過，山讓她自由。她期待將自身逼至極限，以赤裸地面對萬物的極限；藉由放棄征服，以親自降服於大自然的浩瀚。而劉安祺自己呢，她敢於追求純粹的自由嗎，她敢於告訴眾人，她從來不是為了征服嗎。

所有倖存之人的旅程，可以是為了證明往逝者耗盡一生的謙卑，而延續下去。或者，也時常是為了不服氣眾多盲信者口中批評追求自由、遊走極限者一律狂妄自大的定義，而牽引出的野心。

她在歌聲裡，穿梭了所有曾將自己放心交付的場景。最先浮現的，是十七歲的自己在大雨中開心地手舞足蹈；接著是兩年前，一個人平潛五十公尺的寂靜；她又想起二十歲的自己，和同伴躺在懸崖旁觀賞日落的幸福；還有懷念的上攀過程中，她終於抵達十三公尺高空，準備嘗試最後一躍的動態跳點……她的自我意識從靈魂中抽離開來，在歌聲裡，純粹地和周遭環境融為一體。

許久之後，她才意識到，空氣中的旋律來自小熊。

她睜開眼，發現小熊坐在身旁，V型胸帶沾了些沙。牠靠著樹幹，靜悄悄地像是睡著了。一顆亮紅色的火流星飛越夜空，仍舊情深意長，天上的星子們環抱月光。

夏天就這樣結束了。

秋天來臨，劉安祺不再吹哨。

他們開始移動，為了口渴，為了飢餓，或者更多時候，為了習慣相互扶持。偶爾她能夠捕獲幾隻角鴉、野兔或鼯鼠，但山羌、水鹿、山豬這些動物還是小熊比較擅於應付。小熊一點一滴長大了，拿筆描繪小熊模樣的時刻，是劉安祺少數想起自己曾為人類身分的時刻。

即使漸漸接受了殺戮，劉安祺仍然比照回憶裡曾隨獵人山行時看見的態度，感謝天地與祖先的賜予，感謝動物的奉獻，只是將酒水替換成口水。雖然有時不自在地察覺文化的斷裂，亦慚愧有如鱷魚眼淚。

有天，她又跪在一頭山羌旁喃喃自語，沒發覺尚未斷氣的山羌仍垂死掙扎。幾分鐘前下手的過程裡，殘害生靈的慚愧感再度出現，竟至她於無法下出重手、快速決斷。跪地的她，一面言謝獵物，一面撲簌簌地掉淚。

小熊察覺山羌的掙扎，便迅即敏捷地咬斷牠的脖子，使其自由。劉安祺從小熊的眼神裡，知曉牠埋怨自己放任情感膠著，參不透生死如常，導致折磨生命。小熊鎖定獵物的姿態，總是如同一尾盤踞的毒蛇，隨時準備噴出痛擊。有時候，劉安祺看著牠的野性，會忍不住懷疑，或許有天自己也將遭受攻擊。

但細看小熊的眼神，依然帶著同伴的溫柔。

牠總將每一隻獵物細細啃淨，從外到內，不留一絲浪費，不辜負任何一份被迫犧牲的生命。劉安祺想，縱使死亡的將要來臨，那一天，小熊也將勢必如此盡心地對待她，那樣的被征服與給予，她將無任何遺憾，也畢竟只是早晚。

天空下起了冰霰，叮叮咚咚地敲打在鋼杯上。

第一場雪悄悄落下。

冬季裡，夜間攀登變得愈來愈困難。劉安祺依然無法找到原初的路徑，也很久未見刺柏、紅檜、扁柏這些熟悉的植物。她懷疑，他們是否在夢境裡悠遊。

她記得以往極討厭塑膠路條，見它們零亂地縛住鐵杉一根根的枝椏，腦中總浮現窒息的想像。然而這個季節裡，她特別想念那些路條飄在空中的模樣。不只如此，她好想知道阿嬤、林啟文和所有她愛的人過得怎麼樣了。

劉安祺一次又一次拉開半結霜的帳篷拉鍊，迎接一個又一個新的早晨。偶爾她會賴床到午後，不打算跨出帳篷一步；偶爾她會在半夜驚醒，擔憂小熊不告而別。

你的家在哪裡呢？

你也很想家嗎？

她問小熊。小熊沒有回答。

兩個迷途的生命相互陪伴，一起找路。或者，只有我正迷路，劉安祺想。

你是否即將進入冬眠呢？

你也感到孤單嗎？

白雪覆蓋大地，毫無路跡的路徑裡，霧淞靜靜地遍布了整片森林。

